

鼎修德安府全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記

孝感縣

神鼎閣記

明王世貞

鼎何以閣也以度鼎也何以度之志神鼎也何以稱神鼎蓋萬曆之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趙公撫楚議城孝感感其明年乙亥正月城成而少參王君議城當有所據險因拓其西北陞卽湖隍焉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衆恠而掘之若干丈得一函遇風則爲燼函燼

藝文

一

而古鼎出蟠腹麥口三足兩耳周圍端嚴體被五色空青結絲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頡籀文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二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輒有光光上屬上於是王君與僉憲鄧君德安馬守相顧異之以詢邑三老對曰鼎養也夫茲邑曰孝感而千戶所曰孝昌其出也殆聖王孝養兩宮之祥乎叅軍任夢榛等翼如而前曰鼎三公承君象也易有之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夫天子拱已而聽師保以恬養萬類卽雉膏無弗食



為庶幾哉其徵乎博士諸生曰均有之郎不讀永平  
王雒之詔以公事 大得六與耶而賜三公帛五十  
疋九卿二千 以而祭之日陳之於祖廟以  
不孝養也今 黃是於是二君乃為閣以度其鼎  
而郡二老中 公某等以書來謂世其記之世  
貞故有藏薛尚功鍾鼎款摹 讀之 合蓋周仲  
父鼎也當周之時有宮仲為卿士以王錫作鼎三而  
此其第一 惟十有三月者月之閏也王在寒師  
寒師地也錫於琖王琖杯之小者也作乃采對王休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二

命言集事告成也鼎也而謂之鼐父乙尊鼐煮鼎也  
父乙者周初接商器也惟曰商中臣赫赫者取赫赫  
師尹義也夫此周鼎爾而謂之神何居昔者漢得汾  
陰鼎而帝嘉之羣臣上壽 陛下得周鼎吾上壽王  
獨謂非周鼎而對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報禎  
應鼎為周出名曰 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  
功德 並至寶鼎自出非周鼎也夫周鼎而  
漢則漢人而明不為明哉若記所稱神鼎不炊而沸  
不沒而盈 自然所生今固未能爾然其恬

闕於未治之侯而勃發於明休之代先之以鏗鳴翼  
之以雲氣而顯之以光在此不亦幾於神哉天子方  
與公卿輔弼之臣日夜講明文武成康之所以治取  
其道而畧其器而公車虎尊所受法得言異而不言  
祥以故靈顯赫奕若茲鼎者三老博士諸生僅得附  
手加額於州里而已嶽修貢川效珍吐金景歆浮雲  
非班孟堅之所致頌於東都者乎夫末世之頌音不  
在下而治世之頌音不在上二大夫業覩茲休瑞然  
不敢以聞姑閣以度之而吾姑爲之記之明德固出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漢萬萬上也趙公賢王君堃俱周人鄧君林喬蜀人  
馬守文煒齊人

重修後湖記

明縣羅勉

天子卽位之三年大詔天下勤力農畝以爲小民所  
依莫先於稼穡而稼穡莫先於疏陂湖濬溝澗修圩  
堤俾旱有所灌溉澇有所注泄則雖歲凶不爲害於  
是分命州縣有司每里擇二老農以董其事勉時知  
孝感縣事同寅盧君詰徐君敬幕僚江君應宗相與  
謀所以奉天子德意適縣耆老周瑀等來告曰縣後

里豬其水灌田可千餘畝元季兵  
游麋鹿於魚鱉之宮者八十餘年  
湖之民益困余聞之赧焉於邑乃  
九缺處備牲酒告馮夷名編戶之丁壯者  
二百人石工二十五人鍛夫四人圩長二人委醫學  
官董浩總其役始事於十二月朔落成於是月之既  
望瑀等乃跪而言曰湖賴縣官力歲歲活我負郭民  
無筭不爲文勒石以垂諸後則無以彰朝廷勤民之  
意而今日之趨事者亦將泯而無聞遂書此以志且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四

以爲後來修堤者之嚆矢云

重修城隍廟記

明章 訥

城隍郡邑之士神也朝廷以其神爲民禦菑捍患故  
廟祀之凡有之有水旱疾疫必致禱焉先代以公侯  
伯子男爲郡縣城隍之封號像其象服洪武初議禮  
定制以城隍擬守令去封疆之號在戶口某府城隍  
之神在縣曰某縣城隍之神像具小服孝感爲德安  
壯邑其地大其民夥其俗厚城隍廟居縣治之西北  
威久老祀宣德戊申春令史仁指下盧侯清相與謀

曰城隍福五百里民而廟貌若是非所以敬神而福民也蓋圖諸於是盧侯慨然已任命者民周瑀周鼎等哀貲鳩工掄材諏日經始於秋七月落成於是冬十有二月既完且美巋然煥焉觀者歎悅廟之後爲直舍爲寢堂仍舊貫盧侯覩其朽敗不可支乃捐已貲購材僱工撤舊而新之一貲不煩於民也堂凡六楹其崇二仞而殺四寸南北之深一尋而羸六尺東西三仞四延而不及四寸其創造在廟成之後三禩庚冬也先是盧侯嘗請記新廟之事於板而揭諸楣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五

矣復恐其久而塵晦且新堂未記無以示後乃請並繫其事於尾遣邑士朱信求蒼珉於江右而刻之俾後之官是邑者知營創之由嗣志而修葺之庶幾廟永存神永安而民永昌也予曰盧侯任牧民之職而能以敬神福民爲心可謂知所先務矣用書其蹟於碑使來者有所徵焉

新修儒學記

國朝張擢士

孔子之化除王化以爲幅王化殫廟祀闕無恠也若乃邑居中土人染儒風而洙泗影堂鞠爲茂草邑大

夫之責也鄉士大夫與有責焉孝感江夏郡之縣  
邑漢唐以上邑乘荒矣禋祀無傳至元以降乃有可  
攷元之臣再修之明之臣七修之修之聖何加哉爲  
聖人徒不忍委俎豆於草莽爾自寇起二秦劫灰燒  
世鄙爲兵衝戰無寧歲耳狎鞀鼓韻過絃歌日不識  
丁不害爲智而聖人之澤幾斬焉彼其時窟虎豹於  
鬢片飲戰馬於橋門人有盜心繫賊獨虐數仞宮牆  
大力者負之而走矣爾來烽銷燧熄十有七年儒筵  
聯翩翱翔王路而木鐸之區尚瓦礫藜蕪未糞除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擢士受事茲士蒞任之明日覲先聖於學宮禮也覲  
已周眎而高堂傾齋廡盡碧甃拆璜水平圖像蕭條  
屠蘇而鬱其上若承塵焉有楹無壁有椽無題零零  
墮陔恒有墜勢且也淒風鏢而積雨沒脛赤剝白殘  
黝昧就滅蓋吾夫子自削跡伐檀之後二千年再遭  
斯厄也擢士低回懃懃夜不能寐顧傳曰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以擢士之不敏未遑於成民大懼弗卽  
弗圖以辱夫子期年民少父乃屬教諭王君訓導魯  
君暨鄉大夫諸弟子員而謂之曰孝感蔚蔚人文甲

三楚而費廟圯墮若是是不競也不競之氣始於學  
喪於文終於人吾滋懼矣夫緇流黃冠猶競其教而  
吾儒固愨然無故宮禾黍之戚也敢告不寧士疏士  
募焉士忝長也例當倡鄉大夫乃首捐貲爲諸弟子  
勸爰卜日剪荆棘平塊北撤故宇而更新之雖日重  
修實創始也顧明制主不像洪武七年詔府州縣故  
有像者仍之曰不忍毀也故孝感之廟猶像堯頭禹  
身式舊型也遷豆登劍遵周制也笙鏞祝歌奏古聲  
也牲幣登獻循國章也四配十哲列於大成之堂先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儒先賢序於兩廡之下式序有嚴規模弘敞瞳矐照  
旭深靜含風會日月之幾何而瓦礫藁蕪不可復識  
矣於斯時也青衿之子駿奔走以爲榮戴白之老歎  
威儀之復見聽奚斯之頌則桑椹懷音遊半圭之池  
則青莪載澤於是乎噓爲春風潤爲時雨絃於斯誦  
於斯聚德造於斯器用陶匏粢食不鑿命曰梅孝感  
之學歟士豈敢自爲功則亦藉手諸士大夫以竣斯  
役也大壯斯干聊紀歲月至若工直金粟之數助贊  
董役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乙叢辰之下皆得列

於碑之陰諸弟子謂新宮 當有贊乃作贊曰  
鄆壤四戰南北攸橐兵興 遺儒林折角祭未崩齋  
泰山其淵劫火噓鬩宿草芊芊梁木斯斃頽不脛而走  
遺範荒涼播居林藪綠池春盡白露秋零嘉禮野合  
聖弗居歆有攸經始元龜告祉乃謂斯紳亦 梁子  
我謀既同爰因故宮在濼之陽在治之東山貢豫章  
治呈旣工罔匿巧傭罔惜力疏杼登登匠木丁丁  
載業載墨斯奐斯輪黝焉凌霄朞焉弘廣藻并維維  
構榼競爽有堂明倫有閣尊經有廟啓聖門號樞星  
德安府志

卷之廿 藝文

八

周垣遼廓楮火研亞 覽魏甕觚稜金爵既考我宮  
肆伐鼓鐘日維上丁肇祀攸崇庭燎有爛思樂在泮  
老幼咸臻瞻言衍衍我祀孔明我廟孔美威儀祁祁  
上聖燕喜以講以射以老以更刑仁範讓化遠郊坰  
興賢育才以祈爾壽

天子萬年我宮於錄

修董孝子墓記

德安黃 翠

孝感縣舊爲漢安陸地後置縣以孝子董永名按圖  
志及雜記小說皆云孝子千乘人喪父漢季奉父避



九家貧傭耕爲養父。以一身貸錢始克葬。天降織女爲織。以償所貸。既騰空去。今縣之董家湖有董父墓。蓋卽孝子貸身所營者。右稍南爲孝子墓。與小說合。其殆信然也。鞏少蓋習聞異其事。今來德安。適以事行縣。躬訪求之。使一老兵前導。自東門出。迤迤六七里。丘阜隆起。林木蔽翳。老兵指曰。是也。雙塚壘。壘鞠爲藁莽。狐兔走其上。斷碑殘刻。苔罽雨剝。殆不可讀。俯仰躊躇者久之。遂節縮官錢。命義官劉福祿重修。覆以杯土。增爲馬鬣。樹石表題。志其上。中爲製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堂四週爲垣。前爲甬道。復使近傍居民湯氏守之。嗚呼。永之於親。生而傭工爲養。死而貸身爲葬。可謂孝矣。區區織女之有無。不與焉。至於其父之行。雖不概見。然居貧能使其子安於畊稼。身死之日。至於無所謀。窀穸將不可爲。固窮守義之君子。與鞏故俱表其墓。使邑之人有所勸也。君子曰。永事僕史。失載。豈偶遺耶。抑以織女事涉渺茫。弗錄耶。以永之孝。曾不得列於史。則夫山林寂寞之士。德成而名不聞者。亦多矣。豈獨永哉。然永幸而託小說。至今以有

傳遂大顯於世則稗官野史之作又豈可少哉

新建二程祠記

國朝張擢士

二程祠者祠明道伊川二夫子也二夫子之父曰太  
中大夫珦珦之父曰黃陂令適適令黃陂時娶於孝  
感張氏是生太中以太中貴張贈孝感縣太君榮所  
產也適之卒於西陵也家人未克北歸以故孝感有  
二夫子讀書處今程子臺蓋其地也厥後返洛而其  
裔孫有以孝感爲張太君所產之鄉特自英山來徙  
雲仍繁衍麟鳳輩出蔚爲賢胤不啻顏孟之表鄒魯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

先明有二程祠在邑東郭萬曆中錢塘葛公寅亮督  
楚北學政行部德安下教修葺而署程氏之當戶者  
一人爲侍祠生奉祀事禎之季祠燬於兵予手披舊  
圖躬訪遺址茂菅宿莽一望蕩然想像明禋悽愴而  
已雖然二夫子配饗學宮千秋爲烈而區區濼祠之  
興廢何足爲有無顧既有其舉之矣今夫先賢先儒  
之列坐配殿者任指一木主焉遙想而心存之皆足  
動人慨慕然而世之相去也或周秦漢唐之遠地之  
相距也或南海北海之遙所謂慨且慕者不過誦其

詩讀其書焉已爾若夫藏修游息之所垂留遺人故  
老之所稱說服習遺訓披拂流風固未有如潁人之  
於二程之親且切者卽其所遊所寓之地而與見美  
見牆之懷則專祠特祀又烏能已明道北返之後亦  
嘗曰吾夢寐猶在西陵夫旣夢寐在西陵其能忘我  
還上乎予令還三載百廢粗興乃以辛丑之九月丁  
酉告吉庀工捐俸慮材訖用竣事雖不敢侈丹雘椽  
題之盛而妥侑之有其地瞻禮之有其像庶以彰後  
學矜式之志而且以慰二夫子瞻顧舊遊之意於不  
聖域無難矣後之君子其尚嗣而無替也哉

董孝子墓碑

國朝王燮祥

漢孝子董永墓在孝感縣東去城七里而近黃公之  
記詳矣予視學楚北例行郡不及縣不得一拜其墓  
乃屬所司致祭而樹碑表之以傳黃公之後俾邑之

人得以覽焉嗚呼曾子迴車於勝毋墨翟停轡於朝  
歌惡其名也名之不臧君子猶惡之而况其實乎吾  
吳以泰伯名其鄉越以嚴陵名其郡而楚以孝子名  
其邑地不能重人而人能重地聞其風者可以興哉  
請復漕運疏  
國朝嚴正矩  
奏爲遵

諭直隸楚省漕折之累乞

勅部從長酌議以甦積困以安民生事臣伏讀

上諭知意治平惓惓以民生疾苦失所失業爲念俾

德安府志

卷之廿二 藝文

十二

內外大小臣工之陳利弊此誠堯舜憂民之盛心也  
以臣聞見最真則有楚民折漕爲累一事敢爲

臆一陳之夫楚民至今日而困甚矣蓋自流氛荼毒  
閱一十餘年自我

朝定鼎始獲粒寧乃以滇黔陞化致煩大兵駐鎮蕩  
糧轉運歲無寧日至南服蕩平而西山之役元氣殆  
盡矣計此漕精關係軍國重需或本或折誰敢憚

於輸將惟是折色之累實有重困者按楚省南漕二  
糧自開國之初俱留本地支用至康熙四年餘漕

七萬餘石五年餘漕十三萬餘石司糧諸臣以舡缺  
丁少疏請改折至再迄今尚未有定論爲可慮也查  
楚省原額舡八百二十餘隻兵燹焚擄之後尚存舡  
三百五十餘隻因本地不運借協江西一百八十二  
隻輪流迭運昔以總屬公家無妨通融協濟今也當  
務之急豈可久假不歸以十三萬漕石計之照每舡  
載糧五百石之例止需舡二百六十隻已自不乏况  
以涉江巨艘徃俱倍載不既贏餘乎近者楚歲不稔  
而米價甚賤需米五石纔可完一石之折是百姓受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三 藝文

十三

數倍之累不待明者而辯之也

皇上憫念江南白折之艱着徵本色

一語所布萬姓歡呼以白糧玉粒加貴於漕楚米之  
價倍賤於南

宸衷鑒及必有惻然動念者則必如何而舡足如何  
而江楚之運俱無悞如何而漕糧得有歸着斟酌至  
當務期裕餉便民經久無弊伏請

勅部從長酌定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部覆允復漕運

公移

均賦公移

國朝張擢士

竊查孝邑大弊多在里甲偏枯冤累相沿百年真有繪圖難盡而附膺徒勞者職自上年閏二月到任自擊心傷愧無揀正之能實切清釐之志隨經申請各憲均役便民俱蒙批允在案。彼時錢糧徵解將半未便遽更待至今年按憲巡歷後竭兩月之力寢處隍廟惟期拯拯殘黎不暇自計勞怨凡前此之米多及不當差米少獨頂重役甚或無米寡丁而賠累至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十四

死者職悉力均之每里額米五百六十五石每甲額米五十六石五斗卽偶難搭派增減不過數升每甲以十分爲準每戶以大戶裝頭卽偶有多寡截取花戶補足或一姓而分爲數十戶則仍斜列一處或一戶而米有數十石則令竟頂十分此均米之畧也至優民一節正賦雖經抽扣而雜徭亦累小民每有數十青衿聚於一甲者甚有一甲而全無紳衿者窺其弊端祇因大差將臨各圖改入以免雜徭不思大力愈多則小民愈困職酌定每甲不論當年空年額入

種排老米難移他甲者至七丁而止紳

簿畫一匪民自遵凡清出浮冒丁數尚然多即申報

此均畧也也 倘有因差

及身而亦移下 甲不亨一差彼甲並頂二

差者今年既當此差而明年復當此差者册蠹殷

豪弊難殫述職挨年順序凡十年一轉差輪某甲二

十三里與同一例不令參差何從脫卸此均差之畧

也更有蠹也包叔殷戶自置田石并不當差妄捏詭

名栽入甲下日無疇令其暗賠害歸於人利歸於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五**

蠹二十三里册書之不犯此者亦鮮矣職嚴法剔其

奸細心清其必不敢云十分已明庶幾釐正過半

此清米之畧也也 勸行此舉 為立法稍峻怨尤易

就意紳倡行從之 負契 田安之徵糧示出爭

恐後季方行開佃修餉今已象半戶皆仰賴各

神明清事 又此使職得以盡心 弊為民

此又下事 幸而幸也頂沐之 弊為民

逐上均空合册二里文册董齊臺本四

轉詳各憲以示 乎只 上民

易貞女傳

朔龍余士忠

予舞象時聞易貞女事心怦怦動歲壬辰聞以其事  
上當道當道咸義之檄有司歲給衣糧衆稱快辛丑  
貞女卒尚羈旌典也甲辰冬乃得馮而弔之私念予  
慨慕二十餘年且屬在里左攬筆墨自矜而徒冀懿  
行委翳草土缺事哉乃悉其狀爲之傳稱女何未成  
婦也女姓易孝感人生而嚴重曉大義字漢陽諸生  
劉宏之子養恬恬攻舉業未就卒易聞訃兩泣摧毀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爲請於父欲得撫劉之棺一慟無憾父難之易曰郎  
不如劉父將以兒澣他人巾櫛乎父知不可奪乃歸  
之劉蓋萬曆己卯歲也至則痛憤欲死不可得夜拭  
衿帨自縊驚姑魏救之乃甦恬就寢易願殉姑徬徨  
解日若念吾兒亦應念我易立起泣謝姑剪髮瘞穴  
中日吾心死死者身生生者也自是設靈寢側哭無  
時一切奩具斥不御日夜鍼緝以奉舅姑自其茹辛  
食淡跡不及戶外者二十有三年癸巳舅宏卒與其  
外鬻衣送往如人子禮而承事孀姑益謹辛丑姑病



芴求藥露禱出之死法者無遺力竟不起易仰天慟  
哭并哭活遂病父欲藥之却曰兒向者有臨穴之言  
在墓姑畢遂絕粒死後姑凡十二日方屬續曰必使  
我與恬共窀穸以屬父父名占

外史氏曰偉哉女矢死於夫亾之日不爲遮忍死於  
舅若姑亾之日不爲淹不婦而婦不子而子易於是  
乎不可及矣徃固有事相類而論殊不一者可歎焉  
我朝張莊懿公瑩仲子蚤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  
卒卽輿至夫家守制奉姑如婦禮年五十餘弘治間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劉公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  
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  
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護奪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  
事類至千餘言不罷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  
外卽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  
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嗟乎  
天下之慷慨激烈者豈必死其人哉死其義爾死其  
義不爲無名則死其人何過乎女子已心許人而卽  
以身死之視世之有愛足念有後足恃者其陳義更

篤而何不可旌之有向使躊躇隱忍不更嫁不歸夫  
而宛轉毋氏之家吾固知論者必以爲尚欠一死也  
能死而又若不許其死回面污行者有口實矣奇功  
不可賞天下寧有幾其陳奇節不可褒天下寧有幾  
貞女哉又况節也而孝成之如易氏者操彤管者惡  
得而佚諸

易烈女傳

明沈維炳

烈女易父體亨孝感人女字予族叔碩長子時鰥頌  
貧嫗疾篤鰥又久病瘡女聞之憂形於色未幾嫗卒

德安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六

鰥哭毋病益深女泣謂父曰聞沈家書哥甚病且家  
貧毋卒湯藥無主者願館之吾家與諸昆季處兒得  
朝夕養殮之死不悔父初難其言女泣請愈堅又許  
之致鰥家塾藥焉粥焉然以未婚弗見也久之鰥疾  
革女爲具衣衾刺指血塗鰥履屐成針隙班班盡血  
痕也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六月十九日鰥卒女擗踊  
泣無生意次日鰥視歸墓家阡女送之不可頓首觸  
地血流朱殷父昇之以歸暗將裙帶自縊毋驚救得  
免父毋警解之百端不爲動家人環守稍倦月二十

一夜毋睡熟自經死鄉人觀者如市婦暑未殮蚊  
不敢近巡按御史王公立覽疏其事有旨賜銀三  
而建坊題曰沈時慈妻易烈女墓未婦也而冠沈  
何文志也如其志焉而表曰時慈妻史特筆也女不  
忘沈沈其志諸慘其畧識吾譜

孝節傳

楊兆儀

余既丁丑成進士遂以其年四月初二日治友勇款  
上之天子曰臣非臣大毋無以今日臣之曾大毋  
寡以臣大毋克致養以盡其年臣父得成人臣務大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九

父得瞑目不怨惟臣爲人孫不敢以孫誇祖父母之  
事謹實以聞於是天子憐 予建坊旌其門給復鄰  
例大毋姓梅氏嘉靖戊午二月初五日生年十九  
余大父邑庠生謹餘諱煥輝越八年爲萬曆癸未大  
父卒越十年爲萬曆癸卯秋七月七日大毋卒以萬  
曆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墓弘樂鄉之馮家原附夫  
父兆子男二人長余父諱同善邑庠生次四子中殤  
無子孫來仍孫十三人嗚呼此余大毋梅氏也孫兆  
儀敬書或口以汝大毋之孝之節之

加一辭嫌歟昔柳宗元之爲其叔父侍御史墓版也其言曰公以爲述德之作不怠於祖作始祖碑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府君墓誌宗元版叔父墓其叔碑始祖誌元兄宜不能不加之辭然則非耶曰雖然余烏乎辭雖然余大毋方處一身稿木死灰雖天子之寵或逃焉余烏乎辭

藝文記

通州

炎帝廟像服記

無名氏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帝至今歲時水旱暵炎沴疠疵有禱焉輒應禽鳥變蟻至不敢近避其廟民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立爲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皇甫謐之徒蓋嘗此說甚乎傳之之訛也炎帝之見於書者多矣易庖犧氏沒神農氏作耒耜爲耜耨木爲耒耜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有子曰農此帝之見於禮者也春秋左氏曰炎帝氏以火紀官爲火師而火名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也易禮

秋之述炎帝如此而已矣不聞其牛首也借使信然好志性者莫如左氏何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荒忽寂寥樸質醇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禽獸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爲神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因是謂炎帝牛首此固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視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爲告侯曰安述古先以瀆聖人此皇甫謐之過也吾

尹公亭記

曾子固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所得語已外有以與人同且

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

師遠其

元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一土

頭元加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於辨論一

時其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

是歸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古今為事

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竹栢之間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苑茅為亭以菱而嬉歲餘乃去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為是州始

以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

而厚深亢爽凡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

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述其記之美其冬

季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

元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其後而大之者

豈思噓人之思於其樂哉亦將使夫

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  
覽其述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  
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  
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記

張天覺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草律爲禪  
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  
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  
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  
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  
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搗開層厓湖水  
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  
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卽山之慈忍靈濟  
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  
利瞻覩殊勝目慶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生執炊爨  
三年寺僧却之師流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是  
往矣行焉逢隨卽止遇湖卽住師卽南邁以寶曆二

以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

人曰此山名曰龍巖山轉麓至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於湖側屬





不爾恃三皇與夫子二廟作一無缺典歲年  
久殿宇圯頽惟夫子廟既嘗修之矣而三皇廟可不  
增修乎至正初元隨州知州達魯花赤乘劉鼎邁臺  
宗事讀書稽古希聖知天奮志修崇肆身齋戒亟捐  
已俸仍督工師載叩諸寮佐謀諸郡吏士農工賈貧  
者請選良材一新大觀殿宇為之雄壯門廡為之肅  
潔講堂備教官之公廨修祭祀之禮儀闔  
郡士大夫僉言其實徵文為記請書諸碑余嘉士夫所  
請之勤遂稽古典以而伸之以示後之學者使咸知  
德安府志

卷之其 藝文

其

三皇大聖人之功涉及萬世則官廟之美不為過乎  
而迺斷之曰十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正二年歲次  
癸未仲冬長至日

隨州鄉賢名宦祠記

副使沈

鍾

丙江李居士修方宇隨州踰年百度具舉迺按古今  
載籍標其鄉賢名宦為立祠宇州學之東偏將以歲  
時祭祀事於斯抑將以為後來佳於斯仕於斯者勸  
其用心遠矣哉夫以隨言之自古以迄今生於斯仕  
於斯者何限而夫人獨以賢以名聞而不以賢以名

聞莫之敢齒辟則景星鳳凰歟夫沙磧斥鷃在彼一  
二不足爲之少在此十百千萬未足爲之多雖然不  
有斥鷃安知鳳凰不有沙磧安知景星景星鳳凰常  
少沙磧斥鷃常多此理之常無足恠者然而景星鳳  
凰世則爭先快覩而視沙磧斥鷃漠知也得非天理  
人心之公萬世有不可誣者與隨州鄉賢名宦士修  
爲之祠矣而今而後生於斯仕於斯者無志則已有  
志焉者盍亦求諸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曰  
彼若而人也我亦若而人也彼以賢以名聞我則可  
不以賢以名而沒世不聞也乎設不俎豆其間非丈  
夫也斯其爲有志蓋士修所望於後世之生於斯仕  
於斯者之意故曰其用心遠信夫且士修少以甲科  
發身雋才雅操志方銳功名方恢弘未可量隨特爲  
之兆爾詎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而讓人也

溫泉記

俞 鉞

隨陽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丘高山拳聳星拱雲  
矗綺縠綉錯林霞島霧聯嵐含輝白崖谷委折而來  
溶溶然有泉出焉不熱而熱不尋而溫泓渟洄流注

於一 并荒蕪翳傾亞缺地以治戊午春正月隨州  
太守李侯循行阡陌道經梅丘頓瞻形勝見而奇  
命民趙信等除繁木剷與草而得溫泉之脉  
量度甃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引泉繫而注之  
以爲  
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曰溫泉之泉之前  
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扁曰溫泉居若賦於斯浴者  
熱必斯行者息於斯造化效奇至是如顯天也雲霞  
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曾名南亭不遠其  
人別勝跡湮鬱徒貽林壑之羞然則是泉之盛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太泉之適歟抑直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也  
因具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名嗣字士修西蜀內江  
人公弘治丁未進士第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  
一亭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明池有功於隨多矣  
特其一事爾因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漢東書院記

明大何宗彥

古有虞米廩夏序股瞽宗周頴宮羣秀異而教之其  
規制定於天子下至閭里州鄉有序序統之以君  
卿大夫教畫一而士有所稟仰此唐虞三代所以隆

躬自飭厲省少府用度買力布蜀物以遺博士卒使  
郡人文學比齊魯焉武威之政造立校官自椽史子  
弟皆令受業復其繇役顯拔而榮進之郡遂有儒雅  
之士之二公教修於莘莘俎豆之間而神喻於閭名  
阻深之域其人士亦蒸蒸顧化聞於來茲豈其亭毒  
神農之鄉服膺孔氏之訓如隨士者顧遜於蜀郡武  
威耶今日後漢東書院趾美於宋四書院而天下且  
賴隨士以復唐虞三代之隆則茲役其嚆矢矣夫不  
可以不記王公名納言洎之嶠峨人由虞城令遷今

德安府志

卷之廿 藝文

三

秩董役者貳守鈕君名崇壘浙之錢唐人三守譚君  
述職廣東曲工 右仁浙之山陰人首領劉君志

東山 邑系少人

重建隨州儒學碑記

明趙賢

始余被命撫楚取道申陽蓋首入邳中云而隨爲邳  
中屬郡於是諸博士弟子過而請曰隨居漢東表介  
同楚是厲山氏之遺墟也其時季大夫歐陽子聲稱  
甚偉國初尤蒸蒸焉今諸士之刺經者視昔加益而  
雲路之漸屯焉未暢維是固陋不足亢前聞將亦贊

之餘兩家又自不可見應城盜賊尤利奔爲丘墟  
其條教設之固無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蹟而  
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  
遺烈不遂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  
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隅設位兩廂焉千里致書求  
文以記嘉慶時竣意爲學師賴先生之言以發其  
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嘉慶中事使人以起  
衰病零落肅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  
請乃實有會於予心者於是爰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  
德安府志

卷之廿一 藝文

學者云

上蔡書院記

余胤緒

祀上蔡謝顯道先生也先生已崇祀孔廟有司以先  
令應城又祀於各宦祠正德庚辰夏宣興戶戶  
蔡祠於縣儀門左有惺惺門生意亭焉其  
漸顯門堂汗穢或爲郵舍嘉靖乙卯秋貴陽  
建上蔡書院於舊址稍北前爲講堂三間扁  
會獲三鹿易價構修未歛民財也堂後東西  
二間中爲亭仍扁曰生意後爲祠堂兩隅東

胞弟少司空何公八柱諱宗聖負笈遊隨遂訂乘龍  
於雙溪王公挾匡廬靈秀下帷於龍居鸚鵡間而漢  
東名士皆從砥礪一鄉一相人謂二難楚之有材於  
焉益振公夙負神解乙酉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選入  
詞垣歷踐華要茂躋台輔方切太猷允升之思初皇  
祖寬政省刑凡考選惠文之命歷數年未邀俞旨公  
繳用封試諸差乃獲疏通由此得建明者數十輩水  
火烈賴有攸濟丙午巳酉八閩三吳兩借重主司  
大展倫鑒明揚側陋力拒夤緣與授者亦爲歛手會

德安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五十五

孝元孝和兩宮相繼崩逝內外流言謂撫孤無策公  
獨密疏付託宜慎皇祖建之先帝乃安當天潢繁衍  
行限祿法以見數均分復四民之業書不云乎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黎民於變時雍於公見之當先帝之  
在青宮值公掌容臺篆偶傳旨俾題請某差昇某皇  
以之親公輒繳還云固不敢宣洩以損殿下之明亦  
人取曲從以傷臣子之節其處世不阿雖太子不事  
兩先帝益篤重舊臣首晉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天下蒼生以安石既出可立致太平無何先帝賓

天公哀感欲絕屢辭不遂且薦登請之命而行人司  
斗望楊公啣命詣隨辛酉冬邊陲失守人情洶洶公  
慨然就道拮据探席平章軍國任鉅策艱貌爲之瘳  
壬戌春奉命典試闈錄四百人皆俊又向之薜下遣  
珍一時見采凡公之晉階臚列於左詔封父祖曾祖  
嗣曾祖及四世正疆宇有寧謚之機廟廊有清和之  
口不謂公鞠躬盡瘁捐館綸扉朝野悲悼遺疏九事  
載在國史皆井井大計動閔社稷無事茲贅廷遣行  
人司槐省袁公護送馳驛還籍首丘秩贈太傅謚稱  
德安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三六

又毅一命而問再命而僂而俯謙光懋德命始命終  
誕生鳳毛伯仲叔季四崑玉女三人各作配名閤皆  
元配王太夫人出室無媵妾堂不旋馬依然布衣寒  
素三十年如一日也且遺命諸郎君以未竟韓范之  
功慎勿事豐侈聊值松楸一壤妥魄而已是以諭葬  
諭祭大典業奉俞旨遣太常卿九虛曾公詣隨造葬  
當過會藩司而未嘗請以撫臺中樞唐公按臺又希  
宋公暨藩臬  
諸有司念公操身浴德正色立朝  
淡於求名拙於求利特疏題請卽前經奉旨內造葬



若千金折餘登壇若千金有差僉委如本涂州守鳩  
工庀材鼎建節祠於類宮之左鼎建太傅坊於州治  
之南蓋堪輿家謂有禪巒序云額設春秋祭典及奉  
祠門役編載全書歲錢糧若干以垂永久郡邑兩庠  
諸生暨薦紳鄉耆公舉太傅碩德各奉公神王從祀  
鄉賢祠兩閱呈詞敷布其實匪有溢美公營葬應山  
之境合詞呈請永著守祠青衿於隨之州庠永著墳  
尸青衿於應山之縣庠焉茲祠工告竣屬佺臺記其  
事佺臺辱在門牆親炙盛事敢不採序一言然公實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七

華家佺臺而佺臺不文掛一漏萬不能道萬一抱慚  
良多所賴口碑不朽云爾公諱宗彥字君美號崑柱  
由賜進士出身與度常歷官十三任時崇禎九年丙  
子歲秋九月也

賦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泊東西與南北兮無  
畎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揭來賓夫京師奉晨  
昏於庭闈兮忽十年其於茲哀衆人之夢夢兮乘織

危以躬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耻慕前哲  
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盟耳懼離羣之孤陋兮將遠舉  
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爲多疵何我公之  
繫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  
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  
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  
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躊躇  
兮不覺淚下而霑衣輶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  
反顧長念路之超遠兮恐白日之云暮敕僕夫使整

德安府志

卷之廿二

藝文

三

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輒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  
崇惟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兮予衷經土山之盤紆  
兮入空谷之豁鴻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  
風鹿呦呦以鳴羣兮鳥嚶嚶而來友悵遑遑於中野  
兮徒悵悵其誰咎朝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於尉氏  
登高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  
停予車於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蒿  
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雄挾雌以高飛  
兮倉鷗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

征欲留淹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缺葬以隨  
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犛犛以遠遊兮魯不得而止  
止歷鈞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  
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  
魯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遭回於  
日掩掩其黃昏問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  
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  
裝指明星而以馳驅山巍巍而造天兮踐芊氏之北  
境企予足以長望兮南路眇其永經昆陽之遺墟兮  
德安府志

卷之廿 藝文

三九

聊徘徊而逡巡高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  
存狐貉穴處於其下兮鼯鼯吟嘯而成羣蒿艾蒼葦  
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  
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  
天下兮驅虎豹以爲羣仗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  
裔孫連櫓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貌  
貅兮魯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轉順兮豈人謀之不  
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兮何鄉冀鬣鬣其神靈  
兮步徘徊而徬徨過宛葉而彌今陟方城之峨峨

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劍鋏而浩歌覽陵阜之參差兮  
質嚮熊之舊疆不修德而特險兮曾幾何而不忘宿  
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於沁水分瞻  
桐栢之欽欽飄風漂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淒而中人  
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念往人之阻修兮  
虞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跚僕  
夫憔悴以懷歸兮憇章陵而南邁奠濁醪於漢祠兮  
釀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  
在厓嶠嶠之九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

德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

罕

兮筋骨疲兮鞭正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變其可居  
矧神農之所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  
疾沒世而無名就寂寞以閉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  
木蘭以爲籬兮塗中椒以爲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  
香郁其芬芳優游偃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  
鄉

銘

布衾銘

范堯夫

藜藿之甘緇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

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  
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極則驕恩多成  
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  
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亂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  
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壽忠賢不  
足盡其事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皆得之邸報  
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  
德安府志

卷之廿

藝文

四一

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  
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無識無骨苟圖  
富貴之徒或拔附枝葉或依託門戶或密結居停或  
投誠門穴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以不至內有授而  
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  
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  
遷飾其回衰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  
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